

法·羅曼羅蘭原著

約翰·克利斯朵夫

下冊

文化圖書公司印行

法·羅曼羅蘭原著

世界文學名著

約翰·克利斯朵夫

下
冊



民國六十七年七月一日再版

約翰·克利斯朵夫

原著人：法·羅曼羅蘭

發行人：徐進業

出版者：文化圖書公司

印刷所：文化圖書公司

發行所：文化圖書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〇號

登記證：局版台業626郵撥：2777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第三冊

安多納德・戸内・女朋友們

安多納德

耶南是法國那些幾百年來株守在內地的一角絕對不與外界發生關係的舊家之一。雖然社會經過了多少變化，這種舊家在法國還比一般意料的爲多；它們由於多少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的連繫，深深地種在鄉土裏，直要一棒極大的變故纔能把它們連根拔起。在這種依戀的情緒中，既談不到理智，也無所謂利益；至於緬懷史跡的懷古之情，更只是文人學士底勾當了。牢固地羈縻人心的乃是無分智愚賢不肖都感到的一種曖昧而強有力的感覺，覺得自己幾世紀以來成爲這塊土地底一片血肉，生活着這塊土地底生活，呼吸着這塊土地底氣息，聽到它的心緊貼着自己的心房搏動，鬚鬢兩個相依相偎睡在一牀的人，感知它不可捉摸的顫抖，把握到它寒暑且夕、陰晴晝晦的變化，萬物底動靜聲息。而且不必要景色最秀麗的或生活最甘美的鄉土纔更能羈縻人心，即是最樸素、最寒微、在你心頭講着體貼親密的說話的地方，也一樣能使你依依不捨。

這就是耶南一家所居住的那個位於法國中部的省份。平坦而潮濕的土地，沒有生氣的古城，在一條渾濁靜止的河裏映出它黯淡的面目，四周是單調的田野，耕種的地畝，草原，小溪，森林，單調的田野……沒有一些風景，沒有一座紀念碑，沒有一些古蹟。什麼都不能引人入勝，一切都教你捨棄不掉。在這種麻木與遲鈍的氣息裏有一種潛在的力量。初次體味到這種境界的人會感到難堪而忍不住反抗。但世世代代受着這種烙印的人再也無法擺脫掉；他感染太深了；這種毫無生氣的事物，這種單調的和諧，對他自有一股魅力，一種深刻的甘美的味道，爲他所不自知的，否認的，愛着的，不能忘懷的。

耶南世代住在這個地方。遠在十六世紀，就有姓耶南的人住在城裏或四鄉：因爲自然而有一個叔祖

伯祖之流的人，一生盡萃於輯錄家譜的工作，蒐羅着那些無名的、勤勉的、微末不足道的人物，什麼農夫啊，莊稼人啊，村裏的工匠啊，後來是教士啊，鄉間書吏啊，終於住到縣城裏來，而奧古斯丁·耶南現在這個安東尼·耶南底父親居然以銀行家底角色在城裏做了一番事業。這是一個非常能幹的人，又狡猾又頑強，像農夫一樣，骨子裏是老實的思慮，勤於工作，善於享樂，由於他愛揶揄的快活的性情，由於他直率的談吐，由於他富有的資產，使數十里周圍的人敬畏。他生得矮胖壯健，留着痘疤的大紅臉上嵌着一對活潑的小眼睛，從前出名的愛好漁色，至今也沒有完全失去這種嗜好。他歡喜打趣說笑，大喫大喝。要看看他在飯桌上的情景纔有意思哩：兒子以外，幾個和他一流的老人陪着他：什麼推事，書吏，教堂裏的司祭等等——（耶南這老人是恨不得把教士來大嚼一頓的，但若這教士能够大嚼的話，他也樂意同教士一起大嚼）：——總是那些南方典型的結實漢子。那時滿屋子都是粗野的戲謔，拳頭往桌上亂敲，一陣陣的狂笑狂叫。這等快活的空氣引得廚房裏的僕役和街上的行人一齊樂開了。

後來，在夏季很熱的一天，老奧古斯丁脫了上衣到地窖裏去裝酒的時候得了肺炎。不出二十四小時，他就動身往另外一個世界去了，那是他不大相信的，但像內地反對教會的布爾喬亞一樣，帶足了在最後一分鐘內弄舒齊的教會裏所有的文件，一則使女人們不再絮聒，二則補辦這些手續，他亦不表反對……三則死後之事究竟也不可不知。……

他的兒子安東尼承繼了他的事業。這是一個矮胖子，一張緋紅的喜洋洋的臉，鬍子剃得精光，鬚角修成牛排式，講話急促含糊，聲音高大，常有一些激昂而短促的小動作。他雖沒父親那種理財的聰明；但辦事能力還不壞。已經開始的事業，因為歷史悠久這唯一的原因，正在一天天的發達，他只要安詳地繼續下去就行。在當地，他頗有經商的聲譽；雖然他對事業底成功並沒多大貢獻。他不過辦事有規律和肯用心罷了。做人很體面，到處受人家尊重，慫慫而豪爽的態度，對於某些人也許太嫌親狎，太嫌噁舌，不大高雅，但替他在城裏城外博得很好的人望。他雖不浪費金錢，却很濫用感情，動不動會流淚，看到什麼災患

會真誠地難過，使被難的人感動。

如小城裏多數的人一樣，政治在他思想上佔着很大的地位。他是熱烈而又溫和的共和黨員，激烈的自由主義者，愛國主義者，學着父親的樣，也是一個極反對教會的人。他是市參議會底一員，如同僚們一樣愛捉弄區裏的神甫或本城婦女所崇拜的宣道師。須知法國小城裏這種反對教會與擁護教會底爭執，永遠是夫婦戰爭裏的一個節目，是這種劇烈的暗鬭底一種偽裝的方式，那是差不多沒有一個家庭能夠避免的。

安東尼·耶南也有文學的抱負。像他那一代的內地人一樣，他頗受拉丁文學底熏陶，有些篇章能夠背誦如流，拉·風丹納，鮑阿羅，——尤其是詩人的鮑阿羅，——服爾德們底格言，十八世紀小品詩人底名句，他都記得不少，在吟咏的時候模倣他們的作風。在他的熟人中，和他有一樣癖好的不止他一個；而這種癖好更增加了他的聲譽。大家傳誦着他的滑稽詩，四句詩，步韵詩，折句，戲謔詩，歌謠，有時是很唐突的，但也不乏充滿元氣的思想。口腹之欲的神秘在詩中也沒有被遺忘。

這個快樂、活潑、壯健的矮人，娶了一個性格完全不同的妻子。她是當地一個法官的女兒，叫做呂西·特·維廉哀。這家特·維廉哀——實在只是特維廉哀，因為他們的姓氏像一塊石子分裂為兩塊一般，在中途分解了，變成特·維廉哀，（按：法國姓氏前冠有單獨之口。字為貴族世家的標識，故言）——是父子相傳的法官，法國老司法界的人物，對於法律、責任、社會的禮法、個人的尤其是職業的尊嚴看得很重，再加有些迂腐的誠實不欺的性格，把他們的道德觀念鍛鍊得愈加堅固了。在上一世紀裏，他們曾經受過楊山尼派影響，至今還留存着對耶穌會派的輕蔑，和某種悲觀的抑鬱的氣息。他們不從好的方面去看人生；非但不想克服人生底艱難，反想加些上去，好使自己有怨天尤人的權利。呂西·特·維廉哀就有一部分這種性格，恰恰和她粗疎豪放的樂觀主義相反。她又瘦又高，高出他一個頭，生得倒苗條勻稱，懂得穿裝，但典雅中有些呆板，使她永遠顯得——髣髴是故意的——比實在的年齡大；她很賢淑，但對人很嚴厲，不容許有任何過失，幾乎也不容許有任何缺陷；大家當她是冷酷而驕傲的人。她很虔誠，這就成為夫

婦間永無窮盡的爭辯底機會。除此以外，他們復相愛；儘管爭辯，彼此都覺得受不了。講到實際的事務，誰也不比誰高明；他，因為不擅人情世故——（老是會笑臉與甘言蜜語欺騙，）——她，因為對於事務全無經驗——（因為人家從不讓她參預，她便絕不關心了）。

他們有兩個孩子：一個女兒，名叫安多納德，一個兒子，名叫奧里維，比安多納德小五歲。

安多納德是一個美麗的褐髮姑娘，一張法國式的嫵媚而忠厚的小臉，圓圓的，眼睛活潑，顴角飽滿，下顎細膩，小小的鼻子生得筆直，——好似一個法國老肖像畫家所說的，是「最美的、細膩而高貴的那類鼻子，有一種微妙的小動作，使得神情生動，表示她在說話或傾聽時的精細的思潮。」她承受着父親快樂的無愁無慮的氣質。

奧里維是一個嬌弱的孩子，褐色的頭髮，像父親一樣的身材矮小，天性却完全不同。小時候不斷的疾病大大地損害了他的健康，雖然因之格外受着一家人疼愛，虛弱的身體却老早使他成爲一個抱鬱寡歡的孩子，愛幻想，害怕死，沒有和人生奮鬥的準備。天生怪僻的性情，使他愛好孤獨，不歡喜和別的孩子混；他憎厭他們的遊戲，憎厭他們的打架，尤其痛恨他們的獷野粗暴。他聽讓他們毆擊，並非因為缺少勇氣，而是因爲膽怯，怕自衛，怕傷害別人；要不是父親底地位保護着他，說不定會大受小夥伴們凌虐。他很溫柔，賦有病態的感覺：一句說話，一個同情的表示，一句埋怨，就可使他淚流滿頰。比他健全得多的姊姊常常嘲笑他，叫他：淚人兒。

兩個孩子非常相愛；但性格相差太遠了，不能在一處廝混，各過各的生活，各有各的幻想。安多納德長大起來，益發顯得美麗；人家告訴她，她也知道：覺得很快慰，自己編造着未來的美夢。嬌弱而悵鬱的奧里維，到處覺得和外界合不攏來，便隱遁到他荒唐的小腦子裏去胡思亂想。他有一種熱烈的與女性的需求，要愛別人，要別人愛他；既然過着孤獨的生活，不和同等年齡的夥伴往來，他便自己造出兩三個幻想

的朋友：一個叫做約翰一個叫做哀蒂安，一個叫做法朗柯阿；他老是和他們在一起。所以他從來不和周圍的人一起了。他睡眠很少，空想極多。早晨，當人家把他從床上拉起時，他往往赤裸着兩腿掛在牀外，出神了，再不然便把兩只襪子套在一只腳上。雙手浸在臉盆裏時，他也會出神的。在書桌上寫字或溫課時，他又會幾小時的胡思亂想下去；隨後，他突然驚愕地發覺什麼工作也沒有做。用飯時，人家和他說話，他就怔住，要過兩分鐘纔能回答；而回答了半句又不知自己要說些什麼。他迷迷糊糊的耽溺着喁喁的思想，耽溺着度日如年的內地單調的歲月，被日常親切的感觉催眠了：他想着只住了一半的大屋子；可怖而巨大的地窖和柵樓；神祕地鎖着的空房，百葉窗緊閉着，遮着布套的傢具，模糊的鏡子，包裹着的燭台；祖宗底肖像扮着苦笑；帝政時代的版畫，描寫着輕佻的與有德的故事：「阿爾西皮阿特與蘇格拉底在娼家」，「安底奧葛斯與史脫拉東尼斯」……外邊，馬蹄匠在對門敲着鐵砧，錘子一下輕一下重，風箱在喘氣，馬蹄受着薰炙發出一股怪味道，洗衣婦人蹲在河邊擣衣，屠夫在隔壁屋裏砍肉，街上走過一匹馬，水龍頭軋軋作響，河上的旋轉橋忽而開忽而閉，裝着木料的沉重的船，被牽繩拉着緩緩駛過，在懸空的小花園前面，小院中方形的花壇裏長着兩株紫丁香，四周是一大叢風呂草和喇叭花，臨河的平台上，木桶裏擺着月桂和開花的榴樹；有時，鄰近的廣場上有市集底喧鬧聲，鄉下人穿着眩目的藍褂子，豬在亂叫……星期日在教堂裏，歌詠隊唱錯音符，老教士在司祭時睡着了；全家在車站大路上散步，所有的時間都化在和別的可憐蟲們脫帽致敬上面，這般人也是以為非集團散步不可的，——直要走到晒滿太陽的田野裏，看不見的雲雀在上空盤旋，——或是沿着明淨的死水似的河邊走去，兩旁的白楊敷衍地抖着……之後是盛大的晚餐，東西多得喫不完，大家又淵博又有味地談論着食品；因為在席的都是些內家，口腹之欲在外省是一樁極大的消遣，出色的藝術。此外，大家也講商情，說笑話，其中攙雜一些關於疾病的談論，把無窮的細節描寫得淋漓盡致……而這個小孩子，坐在他的角落裏，不比一頭小老鼠有更大的聲音，咬嚼着，不大喫東西，伸直着耳朵靜聽。他把大人底談話句句聽在肚裏；凡是聽不清的，由他的想像去補充。他有一種奇

特的秉賦，像一般深深地印着幾百年底痕跡的舊家兒童所常有的那樣，能够猜到他还從未有過而不大白白的思想。——還有那廚房，充滿着血腥與漿汁底神秘，和那講着古怪可怕的故事的老女僕……末了，是晚上。蝙蝠悄悄地飛來飛去，妖魔鬼怪顯出猙獰的面目，那是他明知在這座老屋子裏擠滿着的；隨後是跪在牀前的祈禱，自己也不知說些什麼；隔壁養老院裏，急促地敲着女修士們的瘦鐘；——最後是雪白的牀，幻夢底島嶼。……

一年最好的時節是春季與秋季在離城幾里的別莊中消磨的日子。那邊，纔可稱心如意的幻想：不見一個人客。如大多數中產階級的子弟一樣，兩個孩子是許和平民接觸的：僕役和莊稼人，在他們心裏引起恐懼和憎厭的情緒。對於勞工，他們從母親那裏承受了貴族的——實在主要還是布爾喬亞的——輕蔑。奧里維鎮天棲止在一株槐樹底極枝上，讀着奇妙的故事：美麗的神話，謬查或奧諾埃夫人底童話，天方夜譚，或是遊記。因為，法國內地小城裏的青年常常思慕着遙遠的世界，做着「漫遊海外的夢」。一個小樹林把他和屋舍遮斷了，於是他可以想像自己在很遠很遠的地方。但他明知離家很近，也很愜意：因為他不大歡喜獨自遠行；在大自然裏會覺得迷失了的。四周盡是樹木。從樹葉底空隙裏他可以看見遠處黃色的葡萄藤，雜色的母牛在草原上嗚叫，冗長的鳴聲衝破了田野間的靜寂。公鷄尖銳的啼聲在農莊間遙相呼應。倉屋裏傳出節奏不勻的打禾的杵聲。在這平和的境界裏，成千成萬的生靈盡量發揮着它們熱烈的生機。奧里維用着不安的眼睛睜視着一羣永遠匆忙的蝴蝶，滿載而歸的蜜蜂像大風琴底銅管般嗡嗡作響，壯健蠢笨的黃蜂到處亂撞，——所有這些忙碌的蟲豸，似乎焦灼地急欲到達什麼目的地……到哪兒去呢？牠們不知道。無論哪裏都好！只要到什麼地方……奧里維在這盲目而敵對的宇宙內打了一個寒慄。他像小兒子一般，聽到松實落地或枯枝折斷的聲音就要打戰……花園底那一端，安多納德發狂般擲着鞭韁，把架上的鐵鉤搖得嘩啞作響，奧里維聽到這種聲音纔算心神安定下來。

她也在出神，不過依着她的方式。她成日價在園裏搜索，又饑嘴，又好奇，笑嘻嘻地，像畫眉般偷些

葡萄，偷一隻桃子，爬上棗樹，或是在走過時輕輕搖它幾下，小黃梅像雨點般墮了一地，放在嘴裏像香蜜一般化成一片。再不然她就違反禁令去採花：一轉眼她就從早就靚靚着的一朵薔薇摘到手，往花園深處的夾道中一溜。於是她把小小的鼻子盡力往醉人的花裏嗅，吻着，吮着，隨後把賊物揣在懷裏，放在她好奇地眼看在敞開着的襯衣裏膨大起來的一對小乳房中間……還有一種甘美的樂趣，也在禁止之例的，是脫下鞋襪，赤足踏在小徑底涼快的細砂上，潮濕的草地上，或在陰處冰冷的、或在太陽下晒得灼熱的石板上，或是走到林邊小溪中，用她的腳、用她的腿、用她的膝蓋，吻着水，吻着泥土，吻着日光。躺在柏樹蔭下，她望着在日光中照得通明的手，呆呆地儘在細膩豐滿的手臂上吻着羊脂般的肌膚；她用蔓藤和橡樹葉做成冠冕，項鍊，和裙子；點綴着藍薔，紅的伏牛花，柏樹枝，和青的柏實：她把自己裝成一個野蠻的小公主。於是她獨自繞着小噴水池跳舞，張開着手臂旋轉不已，直到頭昏的時光纔往草地上倒下，把臉埋在草裏，莫名其妙的縱聲狂笑，不能自己。

兩個孩子就是這樣地消磨他們的日子，只離開幾步路，却各過各的生活，——除非安多納德在旁走過時想捉弄一下弟弟，抓一把松針往他鼻子上擲去，或是搖撼他的樹，威嚇他要摔他下來，或是驀地撲在他身上唬他，嘴裏叫着：

——嗚！嗚！……

她有時發瘋般要戲弄他，騙他說母親在喚他，叫他從樹上下來。等他下來之後，她就上去佔了他的位置不肯動彈了。於是奧里維咕嚕着，威嚇說要去告她。但安多納德決不會永遠蹲在樹上：她不能有兩分鐘的安靜。當她在枝頭上把奧里維戲弄够了，盡量的使他惱怒過了，快要哭出來的時候，她就一骨碌兒滑下來，撲在他身上，笑着搖撼他，喊他「小白燕」把他摔在地下，拿一把草擦他的鼻子。他仰天躺着，一動不動，像一條黃金蟲，瘦削的手被安多納德粗大的手掌按住在草地裏，裝着一副哭喪的屈服的臉。安多納德看他戰敗降服了，便忍不住縱聲大笑，突然擁抱他，把他放了，——但臨走爲表示告別起計，仍不免用

一把青草塞在他嘴裏：這是他痛恨的吐，抹着嘴巴，憤憤的叫嚷，她却笑着溜煙逃了。

她老是愛笑。夜裏睡夢中，她還在笑。睡在隔壁不能入寐的奧里維，正在編造他的故事，聽到她半夜裏的憨笑聲和斷續的夢囈不禁跳了一跳。外邊，風把樹吹得嗷嗷作響，一隻貓頭鷹在哭，遠遠裏，在樹林深處的農莊裏，狗猜猜地叫着。在半月半暗的夜色裏，奧里維看見沉重而陰暗的柏樹枝影在窗上搖曳，像幽靈一般，這時聽到安多納德底笑聲真使他鬆了一口氣。

兩個孩子是篤信宗教的，尤其是奧里維。父親所宣傳的反教會言論使他們非常憤慨；但他聽讓他們自由；而且像多數不信宗教的布爾喬亞一樣，他覺得有家族代他信仰也不壞；因為在敵陣裏有些同盟總是好的，運命究竟轉向哪一方面，我們也沒有把握。再則他是一個自然神主義者，有時也會像他的父親一樣邀請神甫來家；即使這不會有什麼好處，也不見得有什麼壞處；一個人不一定因為相信自己要被火焚燒去保火險的。

病態的奧里維頗有醉心神秘主義的傾向。有時他覺得自己不復存在了。生性溫婉，容易相信，他需要一個依傍；在懺悔的時候他體驗到一種痛苦的樂趣，把自己交託給無形的朋友，覺得非常甘美，因為這朋友，老是對你張開着臂抱，你可以盡情傾訴，他會懂得一切，寬恕一切；在這種謙卑與愛的空氣中，靈魂淨化了，休息了，使奧里維心神舒暢。他覺得信仰是那麽自然，不懂別人怎麼會懷疑；他想這要不是由於人家底惡意，便是上帝特地懲罰他們，他暗暗祈禱，祝望他的父親能邀神明底恩寵；有一天當他隨着父親參觀一所鄉間教堂而看見他劃着十字時，不禁大為快慰。在他心中，聖徒行述是和兒童故事混成一片的。小時候，他認為兩者同樣是真情實事。他既不能說一定不認識嘴唇破裂的史格白克，多嘴的理髮匠，駝背嘉斯伽，也禁不住不在鄉間散步的時光，探尋一下黑色的啄木鳥，嘴裏啣着覓寶人底神奇的根，所謂迦南（按即聖經上巴勒斯坦之古名，福地為其別名）與福地，經過兒童的想像便成為蒲爾喬或貝里（按均係

法國地名。)區裏的地方了。當地一個圓形的山崗，頂上矗立着一株小樹好像枯萎的羽毛一般。在他眼裏鬍鬚就是阿伯拉罕燃起火把的那座山頭。在草桿盡頭，有一堆枯萎的叢樹，他認為就是上帝顯靈的燃燒的荆棘，因年代久遠而熄滅了的。(按聖經載上帝化身為一團燃燒的荆棘，向摩西啓示他所負的使命)即當他長大了，懷疑的心思慢慢覺醒的時候，他還在愛耽溺在那些點綴他信心的通俗傳說裏；他覺得其中有無窮的樂趣，即使他不至真的受這些傳說之騙，他心裏却願意受騙。因此，在長久的時期內，他在復活節前的星期六窺伺着，想着那些在星期四飛出去的復活節底鐘聲從羅馬帶着小幡飛回來。後來，他終竟懂得這並非真的，但聽到鐘聲響亮時，仍不免鼻子向着天空呆望；有一次，他似乎看到——雖然明知不可能——有一口鐘繫着藍絲帶在屋頂上飛過。

他極需要沉浸在這種傳說與信仰底世界裏。他逃避人生，逃避自己，又瘦又蒼白，身體嬌弱，他爲了這些非常痛苦，聽人提到他這種情形就受不了。他天生懷着悲觀主義，無疑是從母親方面來的，而在這個病態的孩子身上更覺得了一塊容易生長的園地。他自己可不覺得：以爲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樣；這十歲的兒童。在遊息的時間非但不到園子裏去玩，反關在自己房裏，一邊咀嚼着他的點心，一邊寫着他的遺囑。

他寫得很多。他限令自己每晚偷偷地寫日記，——爲什麼？他自己也不知道，因爲他除了廢話以外，更沒有什麼可說。寫作於他是一種遺傳的癖好，是法國內地的布爾喬亞幾百年相傳下來的需要，——這個毀滅不掉的古老的種族，——每天爲自己寫着日記，直到老死，用着一種愚蠢的、幾乎是英雄式的耐性，把每天所見所聞，所作所爲，所飲所食，詳細細細記錄下來。只爲自己。不爲任何人。他知道：任何人不會讀到這些東西，自己寫過以後也永不會重讀一遍。

如信仰一樣，音樂於他亦是逃避白日太劇烈的光明的處所。姊弟倆都有音樂家底心靈，——尤其是奧里維，從母親那裏稟有這種天賦。至於趣味高明是談不到的。在這方面，沒有一個人能够指導他們：內地

的人所聽見的音樂，不過是本地銅樂隊所奏的反覆不已的進行曲或——在什麼吉日良辰——亞當底雜曲，教堂裏大風琴所奏的羅曼斯，中產階級的小姐們在音調不準的鋼琴上所奏的華爾茲或卜爾加舞曲，通俗歌劇底前奏曲，莫扎爾德底兩三支朔拿大，老是那幾支，錯誤的音符也老是那幾個。家裏招待賓客的時候，這就算夜會節目中的一部分。喫過晚飯，凡是能彈的都被請出來獻技；他們先紅着臉推辭，終於拗不過大家底請求，便憑着記憶奏一支大曲。在場的人個個讚美藝術家底記憶和「完滿的」技巧。

差不多每次夜會都得搬演一下的這種儀式，把兩個孩子對於晚餐所感到的樂趣完全破壞了。要是奏四隻手彈的巴尙底中國旅行或韋白底小曲時，他們因彼此搭配得很好而還不甚害怕。但若到他們獨奏，那簡直是受罪了。安多納德總比較勇敢。這個固然使她厭煩得要死；但她明知逃不了，也就下了決心，裝着一副果敢的神氣在鋼琴前面坐下，開始彈她的輪舞曲，亂七八糟的，從這一段跳到那一段，在某些段落上停住了，旋過頭來微笑道：

——啊！我記不起了……

接着，跳去了幾拍子重新開始，一口氣奏完了。之後，她因為大功告成表示很歡喜，當她在座客底讚嘆聲中回到座位上時，她笑着說：

——彈錯的音符確實不少呢！……

可是奧里維底性情沒有這麼好說話。他不能忍受在人前獻技，成為大眾注意的目標。當着別人說話已經使他痛苦了。演奏，尤其為那些不愛音樂——（他看得很明白）——甚至對音樂覺得厭煩、而只爲了習慣纔請他演奏的人演奏，更使他覺得是一種專制，要竭力反抗了。有些晚上，他竟溜之大吉；躲到一間暗房裏或走廊裏，甚至顧不得對蜘蛛的恐怖而一直躲到欄杆上。他的撐拒使別人底請求愈加迫切愈加狡猾；還要引起父母底責難，和在他過於執拗時所接受的巴掌。結果，畢竟得彈奏，當然是心緒惡劣的彈奏。過後，他在夜裏因為彈得不好而很難過，因為他是真正愛音樂的。

小城裏的音樂趣味並非老是這麼平庸。人們記得有過一時，在兩個布爾喬亞家裏。室內音樂着實弄得不壞。耶南夫人常常講起她的祖父，非常熱情的拉着大提琴，唱着葛呂克、達萊拉克和斐爾東底歌曲。她家裏至今還有一大冊樂譜和一卷意大利歌謠。因為可愛的老人像斐里奧士所講的安特列安先生一樣「很歡喜葛呂克。」但斐里奧士立刻悲哀地補充一句說：「他也很歡喜普登尼」。或許他更歡喜的倒還是普登尼。總之，在祖父底收藏中，意大利歌曲佔着最多數。這些作品就成爲小奧里維底音樂食糧。沒有多大養料的東西，勞累人們拼命塞給孩子吃的內地糧食，會弄壞口味，傷害腸胃，還有使兒童永遠不能接受別的更嚴肅的食物的危險。但奧里維食糧的胃口不致受到這種威脅。嚴肅的食物，人們是不給他的。沒有麵包，他就以糕餅充飢。這樣，西瑪洛查，巴西哀羅，洛西尼，就成爲這個憂鬱神秘的兒童底保姆，在應該喂他乳汁的時候把他灌了醇酒。

他時常獨自彈弄音樂，爲了他個人的快樂。他已經深深地受到音樂底感染。對於所彈的東西，他不求瞭解，只曉得消極的吟味。誰也不想教他學和聲；他自己也沒有這個念頭。一切屬於科學的與科學精神的，在家裏完全是陌生的東西，尤其在母親方面。這些司法界中的人物，賦有美妙的、人文的思想，遇到一個算題就弄昏了。他們提起一個進經緯局辦事的遠房兄弟時就當他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可是他們說他結果還是被這種工作弄得發了瘋。思想很健全很積極的外省老布爾喬亞，（不過因爲吃得飽飽的過着單調的日子，有些迷惘罷了，）滿肚皮都是正直的理性，深信只要靠了它，世界上就沒有一件解決不了的困難；他們甚至認爲弄科學的人是藝術家之流，比別人更有用，但不及別人高卓，因爲藝術家至少是無所裨益的；而這種懶惰的說法倒也不無相當高雅的意味。因爲，科學家實在只是一般更有才學而有些瘋癲的手藝工人與工頭，——（這就是不體面的地方）——在紙上面非常能幹；但一出他們數目字底工廠就徬徨失措！要是沒有理性正直的、富有的人生經驗與事業經驗的人來領導他們的話，他們簡直離不開工場一步。不幸的是，這種人生與事業底經驗並不像這般理性正直的人所想像的那麼可靠。所謂經驗，實在不過

是奉行故事的老例，只能對付少數極平易的事情。倘使突然出了一樁意外的變故，必須當機立斷的加以處理時，他們就無能為力了。

銀行家耶南便是這一類人。在內地生活底節奏裏，什麼事情都是不出預料的，都是依了老規矩而準確地重演的，所以他從沒在業務上遇到嚴重的困難。他並沒特別適配這門行業的才具就承繼了父親底職位；既然從他接手以後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他就歸功於他的良知。他歡喜說只要誠實，用心，理性正直就行；他滿擬將來把自己的職位傳給兒子，和他的父親當初對他的想法一樣，全不顧慮兒子底興趣所在。所以他絕對不替兒子作事業方面的準備；囑咐孩子們自生自長，只要他們誠實，尤其是幸福就行，因為他非常疼愛他們。因了這個緣故，他們對於人生的戰鬥，連一絲一毫的預備都沒有：簡直是暖室裏的鮮花。這有什麼要緊呢？他們豈非永遠可以過着這種生活麼？在柔和的內地，處在他們富有的、被人尊重的家庭裏，有着一個慈愛的、快樂的、真摯的父親，交遊廣闊，在地方上佔着第一流的位置，人生真是多平易多光明！

安多納德十六歲。奧里維正要受第一次的聖餐。他一心耽溺着神秘的夢想。安多納德聽着醉人的希望唱着甜蜜的歌，好似四月裏的夜鶯一般，填滿了青春的心窩。她多快活地感到身心像鮮花般開展，知道自己俊俏而又聽到人家說。父親底稱讚，毫無顧忌的言語，儘够弄得她飄飄然。

他望着女兒出神了；她的賣弄風情，對着鏡子的顧影自憐，無邪而狡猾的小手段，使他樂開了。他抱她坐在膝上，在愛情的題目上和她打趣，說她顛倒了多少男子，有多少人來向他求婚，他一個一個的舉出姓名來：都是些可敬的布爾喬亞，一個老似一個，一個醜似一個，把她聽得大叫大笑，手臂繞着父親底頸項，臉偎着父親底臉。他又問她究竟選中哪一個；是那個為他家的老女僕稱為醜得像七件基本罪惡的檢察官呢還是那胖書吏。她輕輕地打他，叫他閉口，或是用手掩住他的嘴巴。他吻着她的小手，一邊把她在膝